

西夏文字的結構*

龔 煌 城

- | | |
|---------------------------|--------------|
| 一、前言 | 3. 西夏文字的形式結構 |
| 二、西夏韻書文海與文海雜類
對西夏文字的解說 | 4. 西夏文字的部首問題 |
| 三、西夏文字的結構 | 四、結語 |
| 1. 分析文字結構的目的 | 引用書目 |
| 2. 西夏文字的意義結構 | 英文摘要 |

一、前 言

西夏語是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的語言。漢藏語族中保有古代文字記錄的語言，除了漢、藏、緬語外便是西夏語了。關於西夏文字的創造，中國歷史上有幾種不同的記載¹，一般都據宋史夏國傳，認為是李元昊所制，野利仁榮所演繹，時為大慶元年（公元1036年）。現存西夏文資料中最早而年代可確定的有公元一〇七二年的瓜州監軍司公文書及公元一〇九四年的涼州感應塔碑文。年代最晚的西夏文資料一向被認為是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關石刻及至正八年（1348年）的敦煌莫高窟造像記。但一九六二年在河北省保定市北郊發現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西夏文石幢以後，西夏文字的沿用已向後推延了一百五十多年（參見鄭紹宗、王靜如 1977: 135-136）。如此看來，西夏文字的使用至少也有四百六十年的歷史。

西夏文字的研究由考釋居庸關石刻而開始²。一八九五年英人布謝爾（S. W.

* 本文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六十八學年度研究獎助，付印前承龍宇純、李壬癸二兄惠賜修正意見，謹誌謝忱。

1. 這方面的討論請參見中島敏（1936: 713-718），聶斯克（Nevskij 1960: I, 20），西田龍雄（1966: II, 225-227），及索孚洛諾夫（Sofronov 1968: I, 43-45）。

2. 關於西夏語研究史，請參看聶斯克（1932: 389-403）（此為中譯本，原文見聶斯克 Nevskij 1960: I, 19-32），西田龍雄（1964: I, 1-14），及索孚洛諾夫（Sofronov 1968: I, 12-42）。

Bushell) 曾對照西夏文字與漢字，考釋了三十七個西夏文字，但對文字的讀音未能提出任何推測的根據。一九〇四年法人毛利瑟 (M. G. Morisse) 利用妙法蓮華經的漢夏對譯，又增釋了數十個西夏文字。毛利瑟雖然嘗試把字義與字音結合起來研究，可是當時用以推測讀音的根據，主要在於經文上的夏、漢、梵對音。這些字只知其相當於梵文某一音節，而不知該字本身之意義，更有只爲對音而造的字，只有字音而無字義，因此知其讀音的字多半不知其義，而知其字義者又多半不知其音，音義難於兼顧。

西夏文字的研究，能打破這一限制，而有新的進展，乃是由於新資料的發現。一九〇八年俄國柯智洛夫 (P. K. Kozlov) 所率領的探險隊，在古西夏黑水 (Khara-khoto) 故城一座塔內掘出大批的西夏文物，當中有番漢合時掌中珠、同音、文海、文海雜類、文海寶韻等，這些都是研究西夏文字聲韻不可缺少的資料。

番漢合時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於西夏乾祐庚戌二十一年 (1190 年) 所著，內容爲西夏語及漢語的對譯及對音。這本書提供了西夏字義與字音的寶貴資料。初期的西夏文研究自然集中在這一部書上。一九〇九年伊鳳閣 (A. Ivanov) 發表了他對這本書的初步研究，把該書中一部分的詞彙介紹出來，附以他自己所推測的讀音。一九一六年勞佛爾 (B. Laufer) 便根據這些詞彙，考證西夏語屬於藏緬語系，而與僂語 (Lo-lo) 及麼些語 (Mo-so) 最爲接近。

同音是一一三二年西夏一位官吏所編。該書把西夏文字按聲母分成九大類，在每類下把同音的字排列在一起，上下以圈點加以隔開。九類聲母依次爲：重唇音、輕唇音、舌頭音、舌上音、牙音、齒頭音、正齒音、喉音、半舌半齒音。其排列次序與韻鏡相同。西田龍雄 (1956, 1961) 首先利用這一部書作西夏語有系統的擬音工作，並把擬音的成果應用到西夏文形聲字的分析上去。

文海是一部模仿廣韻體裁編成的字書，全書按聲調分卷，現存只有平聲部分，首頁脫落，因此不知該書著於何時，作者爲誰，但從其他線索考知其成書年代不會晚於一一二四年 (Sofronov and Kyčanov 1964: 20)。文海共收二五七七個字，在各字下並有字形字義的解說及反切注音。文海寶韻是西夏字表，沒有字義的解釋，也沒有反切注音，而只於若干字分析其字形，同音字也像其他西夏韻書一樣放在一起，用圓圈

與其他字隔開³。橋本萬太郎 (1963a, b) 是第一個利用同音中平上聲字合併的情形，考訂平聲韻與上聲韻相配合關係的人。西夏語音的擬測也因而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文海雜類收錄一些有特殊聲母的字，分平聲與上聲兩部分，不標示韻目而按聲母類別分字。文海雜類與文海一樣，都有字形與字義的解說，並以反切注音。

一九三二年羅福成曾從文海與文海雜類選出四十一個字，翻成中文加以介紹。文海、文海雜類與文海寶韻於一九六九年由蘇俄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全部翻成俄文出版。這可以說是西夏學研究史上一件大事。

對西夏文字作深入的研究最早的是羅福萇 (1914)，他在西夏國書略說一書裏就掌中珠中所載西夏文字考定二十三個部首，為西夏文字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一九一五年羅福成在西夏國書類編一書裏更把西夏文字分成一百六十四部，收錄了七百一十三個文字，在各字下並舉例說明其音義。他沒有像羅福萇那樣，把部首的意義指出來，但他分析文字偏旁，也開了後來文字分析的先河。羅氏兄弟對西夏學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西田龍雄 (1961, 1966) 致力於分析西夏文字最基本的單位，並探究這些單位結合的方式及結合的原理。他把西夏文字分析成三百四十八種文字要素，把其結合的方式歸納為十三大類，並為一百六十二個文字要素測定其意義。西田龍雄把文字要素與部首等量齊觀，不加以分別。

一九六四年俄人柯察諾夫 (E. I. Kyčanov) 把文字分析為更小的八種基本筆畫，由這八種筆畫，經多種結合方式，組成八十三種文字基本形象，再由這八十三種文字基本形象組成大約六百五十個偏旁。西夏文字即由這些偏旁組成。偏旁結合的方式，柯察諾夫歸納為二十種。對他來說，六百五十個偏旁並非都是部首。他只承認六十八個部首。他的文字分析方法，後來經索孚洛諾夫 (M. V. Sofronov 1968) 的改

3. 參見聶斯克 (Nevskij 1960; I, 30)。該文有中文翻譯西夏語研究小史，登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1932, pp. 389-403。關於文海寶韻的介紹見於頁三九九。該處提到文海寶韻說：「全書現存兩部分，第一部分所收者為平聲，總計九十七字，第二部分為上聲及入聲，計有八十六字。」但據俄文原文，此段應譯為：「該字書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列舉平聲九十七韻的全部韻目及所屬全部文字，而第二部分則合舉所謂的上聲及入聲共八十六韻及所屬全部文字。」按該文之漢譯係通過英文重譯，致生錯誤。又據索孚洛諾夫與柯察諾夫 (Sofronov and Kyčanov 1964: 34)，文海寶韻原書已在俄國失蹤。

進，更為完備。西夏文字的研究沿着這一方向發展，已接近建立完整系統的階段。本文試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重新檢討西夏文字所留下的問題。這一方向的研究本文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二、西夏韻書文海與文海雜類對西夏文字的解說

文海與文海雜類解說西夏文字的字形結構所使用的術語共有以下八種⁴。

1. 𐵇 ^u 「頭」，指字的上方（上）（本文譯文如此，下列七括弧中字並同）
2. 𐵈 ^{tshje} 「底」，指字的下方（下）
3. 𐵉 ^{pha} 「邊」，指左偏旁（左）
4. 𐵊 ^{mbje} 「助」，指右偏旁（右）
5. 𐵋 ^{nje} 「中」，指字的中間部分（中）
6. 𐵌 ^{wɔ} 「周圍」，指字的上方及左部或上方及左右部（圍）
7. 𐵍 ^{nguo} 「全」，指字形全部（全）
8. 𐵎 ^{tje} 「省略」，指減去字的一部分（減）

文海與文海雜類運用這些術語以解說西夏字形，其方式如下：

原文及其直譯	解釋
1255 (平34) 𐵇 𐵈 𐵉 𐵊 𐵋 𐵌 𐵍 𐵎	𐵇 (眞)字乃由 𐵈 (清)字的上方 與 𐵉 (金)字的下方構成。
眞 清 上 金 下	

4. 關於這八種術語的介紹最初見於聶斯克 (Nevsky 1928)。該文後來翻成俄文，收於聶氏論文集及字典 (Nevskij 1960: I, 95-106, 按 Nevsky 爲 Nevskij 之英語拼法)。類似的介紹此外尚有西田龍雄 (1960: II, 250-252)，索孚洛諾夫 (Sofronov 1968: I, 66)，柯萍等人所譯文海 (Keping et al. 1969: I, 14)。本文中所引用的西夏語音係根據索孚洛諾夫 (Sofronov 1968: II, 276-403) 之擬音，音標右肩之 1、2 分別表示平、上聲。
5. 第一個數字是俄譯文海給西夏文字的編號。括弧內「平」指平聲，「上」指上聲。其後的數字是韻的次序。索孚洛諾夫 (Sofronov 1968) 的擬音另有一套編號，引用時數字前加大寫的 S，以資區別。
6. 掌中珠三十一頁第六欄（簡寫爲珠 316，以下均以同樣方法簡寫），西夏「𐵇𐵈」對譯漢「清人」。 珠 322 西夏「𐵇𐵉」對譯漢「清正」。 珠 212 西夏「𐵇𐵊」對譯漢「淨瓶」。 西夏「𐵇」字即漢「清」，「淨」之意。

- | | | | | | |
|------------------------|----------------|----------------|---|---|--|
| 850 (平25) | 悌 ⁷ | 悌 | 𢇛 | 𢇛 | 悌 (山) 字乃由 悌 (不) 字的左偏旁與 𢇛 (低) 字的右偏旁構成。 |
| 327 (平10) | 𡵓 | 𡵓 ⁷ | 𡵓 | 𡵓 | 𡵓 (仙) 字乃由 𡵓 (山) 字的上方與 𡵓 (人) 字的全部構成。 |
| 2917 (上44) | 𡵓 | 𡵓 | 𡵓 | 𡵓 | 𡵓 (人) 字乃由 𡵓 (仙) 字減去上方而成。 |
| 2057 (平67) | 緇 | 緇 | 緇 | 緇 | 緇 (沈) 字乃由 緇 (水) 字的上方與左部及 𡵓 (重) 字的下方構成。 |
| 2785 (平?) ⁹ | 飢 | 飢 | 飢 | 飢 | 飢 (飢) 字乃由 飢 (腹) 字的左偏旁與 飢 (空) 字的中間部分構成。 |

除了以上八個術語之外，還有一個「𣦵」（腳、足）字，見於多處。例如平聲二十七韻「𣦵𣦵」字下便有如下的字形與字義的解說：

- 937 (平27) 緜 邇 駭 駭 駭 緜 緜 綃 緜 緜 保 紆¹⁰

「惡」「嵬」腳抽全 「惡」者族姓「嵬惡」之謂

「𨮒」與「𨮓」兩字，其左偏旁下方都長引，稱為「腳」大概由此而來。但與這一條相關的「𨮒」（崑）字見於平聲三十三韻。其字形與字義的解說如下：

- 1230 (平33) 通 鍾 龍 類 能 通 繞 親 緇 通 遼 保 秀

「嵬」「惡」左抽右「嵬」者族姓「嵬惡」之謂

7. 「𡵚」與「𡵚」均為「山」字。「𡵚」(sán¹ S. 1391)為漢語「山」之借詞，「𡵚」(ngá¹ S. 2856)則為西夏詞彙。文海「𡵚」下注「𡵚縱𡵚𡵚」(𡵚者山也)，「𡵚𡵚𡵚𡵚」(地名之謂)，同音正齒音類，小類 89, 39A2 (即 39 頁第一面第二行)「𡵚」下注(右)𡵚(名)，可見「𡵚」字用於地名。

8. 「人」在西夏文通常寫作「𐞗」(ndziwo² S. 4105)，與「𐞗」字同音。「仙人」連用時通常都寫作「𐞗𐞗」。

9. 「新」字見於文海雜類平聲喉音類，因反切下字不明，無法與文海的韻系聯，故不知屬於何韻。索學洛諸夫也無此字擬音。

10. 羅福成 (1932 : 94) 譯此條爲：「征者種族征服之謂也」。「剽 種」兩字羅氏在其他地方均譯爲「族姓」，而於此處忽改譯爲「種族」。按文海與文海雜類通例，「族姓」兩字後通常接專名，故此處「種 姓」亦應爲專名。俄譯文海在此處把「種」(wei¹ 1230 平 33) 誤爲「種」(thu¹ 20平 1)，因而把該專名的漢語對音寫作「肚惡」，顯然是疏失。俄譯文海 1230 條「種」(wei¹) 字下則正作「崑惡」。珠 295「姓 崑」(wə¹ ·wei¹)，對音「惡崑」，譯爲「鬥爭」，與這裏的族姓「種 姓」(wei¹ wə¹) 同音，只是次序顛倒。這也許是羅氏譯爲「征服」之所本。

「𪛗」(鬼)與「𪛘」(惡)左偏旁相同，文海以兩字互釋字形，卻一作「左」，一作「腳」，前後不一致。除此以外「𪛘」(腳)字還見於平聲六十七韻「𪛘」(尿)字下：

2043 (平67) 𪛘 𪛘𪛘 𪛘𪛘 𪛘𪛘
尿 膀胱 腳 中 水

這裏用了「腳」字顯然也是因為「𪛘」(尿)與「𪛘𪛘」(膀胱)左偏旁右下一撇長引，佔據該兩字右偏旁下面位置的緣故。「𪛘𪛘」(水)字的左偏旁有時作「𪛘」，有時作「𪛘」，端看其位置而定。在左邊時作「𪛘」，在右邊時作「𪛘」，兩個形異而實同。按文海通例，此處應作「𪛘𪛘𪛘」(水左)。未用「左」字，而用了「中」字，是語意的考慮在無意間干擾了字形的解說。

「𪛘𪛘」(膀胱)是上聲字，文海寶韻沒有字形結構的解說。但同一偏旁在文海與文海雜類裏都稱為「左」，而不稱為「腳」。例如：

1108 (平30) 𪛘 𪛘𪛘 𪛘𪛘 𪛘𪛘
馬蠅 馬蠅 左 蟲 全

「𪛘」與「𪛘𪛘」的左偏旁與「𪛘」與「𪛘𪛘」相同。此處也是一作「左」，一作「腳」，互不一致。由此看來，文海與文海雜類雖然用了「𪛘𪛘」(腳)字，專指左偏旁有一長撇者而言，但是未曾一貫使用。在實質上仍未越出本節開頭所介紹的八個術語範圍。

西夏字書說明字形結構的用語，雖然不超出上述八種，但卻常有省略的情形，例如：

866 (平26) 𪛘¹¹ 𪛘¹² 𪛘¹³ 𪛘¹⁴
川 水 流 土 右

11. 「𪛘」(tshīwan) 字俄譯文海譯為「以水灌滿溝渠」·“napolnjat' vodoj aryk”，「讓水進水渠(灌漑)」·“propuskat' vodu v kanal (orošat'”)”。但從同音注字作「𪛘𪛘」(低窪處)及文海注釋為「𪛘𪛘𪛘𪛘」(坑坎也)看，此字可能作「溝渠」解。聶斯克字典 (Nevskij 1960: I, 337) 錄有漢「川椒」對譯西夏「𪛘𪛘𪛘」的辭例，由此看來，「𪛘」當為「川」之借詞。

12. 珠356 西夏「𪛘𪛘𪛘」對譯漢「流轉」。

13. 珠052 西夏「𪛘𪛘𪛘」對譯漢「土星」。

「𣶒」(川、溝)是會意字，其字形由左至右，依次由「𣶒」(水)的左偏旁，「𣶒」(流)的中間部分，「𣶒」(土)的右偏旁組成。照說必須要用六個字「𣶒𣶒𣶒、𣶒𣶒𣶒、𣶒𣶒𣶒」(水左、流中、土右)才能說明清楚。但文海體例，解說字形都以四言一句來表達，所以此處便削去說明字形部位的第二、四字，縮成上面的形式。

最極端的情形是把指示字形部位的字全部省略的時候。

1197 (平33) 𣶒 𣶒¹⁴𣶒 𣶒¹⁴𣶒
海 水 淵 水 河

𣶒 (xei¹ S. 4119) 是漢語「海」的借詞。其字形結構極為複雜。文海作者之意，「𣶒」字乃由「水」字取「𣶒」形，「淵」字取「𣶒」形，「水」字取「𣶒」形，「河」字取「𣶒」形，併合而成。

文海與文海雜類原則上以兩個字的拼合來解釋一個字的字形，少數情形才以三、四個字的拼合來解釋。但仍有下面幾個特殊的例外：

478 (平15) 𣶒 𣶒¹⁵𣶒 𣶒¹⁵𣶒
門 門 與 形 似=與門形似

「𣶒」(men¹ S. 1932) 為漢語「門」之借詞，(但與「𣶒」山一樣，僅用於地名)，而「𣶒」(a¹ S. 2468) 則為西夏語詞。這一條注釋是說「𣶒」的字形與門的形狀相似。於六書應屬象形字。但在此不可忽視的是西夏「𣶒」字未必是直接畫門之形。此字顯然是受漢字「門」字之影響而造出來的。

544 (平17) 𣶒 𣶒¹⁶𣶒 𣶒¹⁶𣶒
佛 人 三 界 透

「𣶒」(tha¹ S. 3464) 掌中珠 (205, 206, 363) 對譯「佛」字。文海該字下注「𣶒𣶒𣶒𣶒𣶒。𣶒𣶒𣶒𣶒𣶒𣶒。」(佛者梵語也。夏語「覺」之謂)。

14. 珠 102 西夏「𣶒」(niq¹ 平 95) 對譯漢「坎」。坎為卦名，其象為水。同音舌頭音類，小類 175 (18A7) 「𣶒」(坎) 注 (右) 「𣶒」(水)。文海「𣶒」下注「𣶒𣶒𣶒𣶒𣶒」(𣶒者水也)，故此處應譯為「水」。俄譯文海譯為「溝凹，轍」(rytvina)，似有不妥。

15. 珠 232 西夏「𣶒𣶒」對譯漢「門簾」。珠 365 西夏「𣶒𣶒」對譯漢「法門」。珠 216 西夏「𣶒𣶒」對譯漢「家宅」。西夏「𣶒」字即漢「門」，「家」之意。

佛於三界最尊，故西夏「佛」字從三，中間一豎貫穿，可能是受「一貫三爲王」之說的影響，仿漢字「王」字而造。「𐵇𐵝」 (thew¹ S. 3466) 爲貫穿之意，疑爲漢語「透」之借詞。文海解釋「丰」字形，不說是取自某字某部分，而逕說該字形表示「貫穿三界」，是一個特別的例子而有不同的解釋。

862 (平26) 𐵇𐵝 𐵇𐵝 𐵇𐵝 𐵇𐵝 𐵇𐵝
卷 釋 透 斂 右

這一條的字形解說相當費解，我們如果把各字字形加以比較，即可看出「𐵇𐵝」 (thew¹「透，貫穿」) 字並沒派上用場，而且「𐵇𐵝」(卷)字的左偏旁與「𐵇𐵝」(釋)的左偏旁並不完全一致。俄譯文海把兩個字都譯爲「卷」，似是把兩者認爲是同一個字。按「𐵇𐵝」(釋)字見於上聲五十六韻，俄譯文海(寶韻)譯爲「注解，解釋」，而「𐵇𐵝」(卷)字則在平聲二十六韻，俄譯爲「書，卷」。兩者於字形、字義均有區別。「𐵇𐵝」(透，貫穿)一詞的用法，參照上面所舉「𐵇𐵝」(佛)字，即可知乃指字形上的特徵而言。其意爲「𐵇𐵝」(卷)字乃由「𐵇𐵝」(釋)字貫穿其左偏旁中間一豎得來。至於「𐵇𐵝」(釋)與「𐵇𐵝」(斂)爲會意，表示「書卷」爲可以展開收起之物。按「𐵇𐵝」(kiwan¹ S. 5120) 爲漢語「卷」之借詞，「𐵇𐵝」(pa² S. 5104) 爲西夏語詞。

1386 (平41) 𐵇𐵝 𐵇𐵝 𐵇𐵝 𐵇𐵝 𐵇𐵝 𐵇𐵝 𐵇𐵝
生 野 字 變 反 生 者 野 也

「𐵇𐵝」(sai¹ S. 3958)在掌中珠(164)用以注漢字「生」音，據聶斯克字典 (Nevskij 1960: II, 322) 此字又用以譯漢語「猩猩」，而「𐵇𐵝」(ni¹ 平 74) 字則在掌中珠(161)對譯漢字「野獸」之「野」字。文海解釋字義，以「𐵇𐵝」(生)與「𐵇𐵝」(野)爲同義，「𐵇𐵝」(生)字爲漢語借詞應無疑問，但不知是由於「野」與「生」之關連，或「畜生」與「野獸」之關連，抑或「猩猩」與「野獸」之關連，而由「𐵇𐵝」(野)字對調左右字形，另造「𐵇𐵝」(生)字。此例顯示，西夏文有對調左右偏傍而造新字的方法。

三、西夏文字的結構

1. 分析文字結構的目的

從上一節的討論我們看到，文海與文海雜類解說西夏文字的字形結構，通常都是以兩個或三、四個西夏文字來解釋另外一個西夏文字¹⁶。換句話說，是把一個西夏文字認為是兩個或三、四個其他文字的組合。但是要解釋西夏文字構成的原理，這樣的解說是不完全的，因為我們仍然不明白，這些不同的構成分子是依據什麼理由結合的，他們在整字中扮演什麼角色，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只有當這些問題得到滿意的解答時，西夏文字的結構才算得到充分的解釋。試舉一例以說明這一點。

122 (平3) 𐵄 𐵇 𐵆 𐵇 𐵇 𐵇 耳圍姓右

niu¹ niu¹ mæ² 姓，專名

1931 (平63) 𐵇 𐵇 𐵆 𐵇 𐵇 𐵇 鉞 耳圍震右

mba¹ niu¹ ngəw¹

上面兩個西夏字「𐵄」(niu¹ 姓，專名)與「𐵇」(mba¹ 鉞)都以「𐵇」(niu¹ 耳)字為其構成分子。但是從上面文海一書的解說，我們無從知道「𐵇」(niu¹ 耳)字在該兩字中各扮演了什麼角色。只有當我們知道「𐵄」(niu¹ 姓，專名)與「𐵇」(niu¹ 耳)為同音時，才了解「𐵇」(niu¹ 耳)字在第一個例子裏是當聲符用，而與「耳」之語意無關。在第二個例子裏，「𐵇」(niu¹ 耳)與「𐵇」(mba¹ 鉞)字沒有語音的關聯，兩者之間的連繫完全建立在語意上面。從中國文字學的觀點來看 前者是「从 𐵇 (mæ² 姓)，𐵇 (niu¹ 耳) 聲」，是形聲字，而後者則為「从 𐵇 (ngəw¹ 震) 𐵇 (niu¹ 耳)」，是會意字。文海與文海雜類對西夏文字的分析顯然遠不及說文解字對漢字的分析那麼明晰。但是由於西夏文字會意字特別多，而會意的方式又是錯綜複雜，變化不窮，若只以「會意」兩字統括，難免有過於籠統之嫌，是以在會意字下有再加細分的必要。

1800 (平59) 𐵇 𐵇 𐵆 𐵇 𐵇 𐵇 葱 草 左 辛 全

kɿu¹ kɿe¹ ʒa¹

16. 至於以另外一個字的省減來解釋的(如前文 p.3 所引的 𐵇 “人”字，由 𐵇 “仙”字減去上方而成)，本文視為不能分析為更小單位的獨體字(參見下文第3章，第3節，p.94)。

965 (平28) 𦰩 𦰪 𦰫 ?¹⁷ 𦰬鼠 草 左「蟲」¹⁷ 右śwâ¹ kiē¹

上面所舉的「𦰩」(kiē¹ 葱)及「𦰪」(śwâ¹ 鼠)兩字都含有「𦰪」(kiē¹ 草)字爲其構成要素，而兩者字義卻相差頗遠。如果文字學的功用在於連結字形與字義（或在其他情形：連結字形與字音），在這裏便必須解釋，何以西夏从「草」之字，時而指植物，時而指動物。爲了解釋兩者之歧異，必須藉修飾關係之不同才能加以說明：「葱」字以「草」爲中心，而以「辛」爲修飾；「鼠」字則以「蟲」爲中心，以「草」爲修飾。

爲了表示修飾與被修飾的關係，我們可以簡單用詞序加以分別，例如「葱」字从「辛草」，而「鼠」字則从「草蟲」（更詳細的分類參見下節）。

上面的例子只不過是修飾的關係不同，文字構成要素與文字整體之間都還有共同的中心，例如：「葱」與「草」屬於同一個語意範疇，「鼠」與「蟲」也是屬於同一個範疇。但試比較以下四個例字。

3039 (上38) 𦰭 𦰮 𦰯 𦰰 𦰱 解 繩上解全

2071 (平67) 𦰲 𦰳 𦰴 𦰵 𦰶 靴 足左蔽右

850 (平25) 𦰷 𦰸 𦰹 𦰺 𦰻 山 不左低右

827 (平24) 𦰼 𦰽 𦰾 𦰿 𦱀 散 不左集全

「解」字从「解繩」，「靴」字从「蔽足」，「山」字从「不低」，「散」字从「不集」似乎都是文從理順，沒有什麼問題。可是何以「解繩」爲「解」而「蔽足」不爲「蔽」；「不集」爲「散」而「不低」不爲「高」？如果文字學的功用在於解釋字形結構與字義間的關係，我們對此類問題便須提出一套處理的方法。「解繩」與「蔽足」都是動賓結構，都有動詞及其賓語，而「不低」與「不集」均有一否定詞否定後面的靜詞或動詞，可是「解繩」與「解」在語意上有共同的部分，而「蔽足」與「

17. 文海原文此處磨損，無法辨識。但從上下文可推知該字應該含有「𦰪」（蟲）字爲其右偏旁，故姑且譯作「蟲」。

18. 俄譯文海譯此字爲「外觀」(vid)、「色彩」(tsvet)，顯然是把此字誤爲平聲二十二韻的「𦰪」(Idam¹)字。按此處應是上聲二十五韻的𦰪 (lǎ²) 字，作覆、蔽解。（參見 Nevskij 1960: II, 330。又 II, 92 「𦰪」下第一個例句應移至 II, 330 「𦰪」字下，前者爲「容」、「顏」，後者爲「覆」、「蔽」）。

靴」卻無共同的地方，「不集」與「散」在語意上是同一個範疇，而「不低」與「山」卻屬於不同的語意範疇，爲了區別這兩種不同類型的造字方法，我借用結構語言學 (structural linguistics) 上的術語，把前者稱爲「同心結構」(endocentric construction)，後者稱爲「異心結構」(exocentric construction)。西夏會意字都可以用這方式加以兩分。

分析文字結構的目的在於探求文字各成分間的關係及各成分與文字整體的關係，其終究目的在於把字形與字音，字形與字義連繫起來。形、音、義既爲文字之基本要素，文字學的研究自應以探討三者之關聯爲其中心工作。本文提出把西夏會意字區分爲「同心」及「異心」兩種結構，旨在對文字各成分及其全體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正確描寫的基礎。下節將繼續討論在各結構內文字構成分子彼此間的關係。

2. 西夏文字的意義結構

西夏文字結構的描寫可以從文字構成分子的意義關係着手。組成一個字的各成分之間的意義關係，本文稱之爲一個文字的意義結構。上文所提的「同心結構」與「異心結構」則是指一個文字的意義結構與整個字的字義之間的關係。舉一個例子來說，上文所提到的西夏「𐵇」(mba¹ 鉞)字，是由「𐵇」(niu¹ 耳)及「𐵇」(ngəw¹ 震)組成，「震」與「耳」的意義關係，便是「鉞」字的意義結構，而「震耳」與「鉞」的意義關係則屬於另一個層次，我在上面分爲「同心」與「異心」兩類，「震耳」與「鉞」，因爲語意範疇不同，是屬於後者。相反的，例如：

2412 (平83) 𐵇¹⁹ 𐵇 𐵇 𐵇 震 地上動下

西夏「𐵇」(saw¹ 震)字从「𐵇」(ldiə² 地)「𐵇」(mu² 動)。「地動」便是「震」字的意義結構，而「震」與「地動」因爲有共同的語意中心，所以屬於「同心」結構。

把西夏文字依其意義結構作分類，並依據整個字義與意義結構的關係，區分爲「同心」與「異心」兩類時，勢將發生「交差分類」(cross classification)的結果。這

19. 參見孺斯克(Nevskij 1960:II, 327)西夏「𐵇」對譯漢「動、震、振」。蒙中珠(124)西夏「𐵇」(ldiə² saw¹)對譯漢「地動」。蒙中珠(355)西夏「𐵇」(mu²)對譯漢「逐物心動」裏的「動」字。西夏「𐵇」(saw¹)與「𐵇」(mu²)兩字均譯爲「動」，而用法稍有不同，前者用於「地動」而後者用於「心動」。

是說，不論是「同心結構」或「異心結構」，其下位分類將完全重疊，反過來說各種不同的意義結構，都可能有「同心」與「異心」兩種不同的關係存在。因此在分析意義結構，並據以作分類時，便不必為「同心」與「異心」兩類分別作重複的下位分類，而只須在各字下分別注明該字是屬於「同心」或「異心」，便已足夠。這是說，把「同心」與「異心」當作文字的意義成分加以處理。隨着分析方法的改良，將來或可把西夏文字意義結構的分析，簡單地用意義成分表示出來，但在目前我們只能作初步的嘗試。以下是幾個分析方法的舉例。

a. 同心結構，客體 (object)——處所

2043 (平67) 𐵓 𐵓𐵓𐵓𐵓 尿 膀胱足中水

2765 (平9) 𐵓 𐵓𐵓𐵓𐵓 響 山 圍音左

西夏「尿」字从「膀胱」从「水」，「響」字从「山」从「音」。「膀胱中之水」為「尿」，「山中之音」為「響」。兩字意義結構相同。上節所提的「鼠」字从「草」从「蟲」，「草中之蟲」為「鼠」。

b. 異心結構，工具——客體

591 (平17) 𐵓 𐵓𐵓𐵓𐵓 味淡 水左舌右

「淡」字从「舌」从「水」，「以舌嘗水」，其味為「淡」。因「淡」與「舌」、「水」意義範疇不同，故為異心結構。

c. 異心結構，處所——方位

2108 (平69) 𐵓 𐵓𐵓𐵓𐵓 埋 地左下全

「埋」字从「地下」，「地下」與「埋」意義範疇不同，故為異心結構。

d. 同心結構，屬性——客體

1737 (平56) 𐵓 𐵓𐵓𐵓𐵓 龍 慧上蛇下

177 (平4) 𐵓 𐵓𐵓𐵓𐵓 谷 地左狹右

「龍」字从「慧蛇」，「谷」字从「狹地」，這是修飾結構。上節所提的「葱」字从「辛草」屬此。

e. 同心結構，客體——客體

1335 (平38) 𧈧²⁰ 𧈧 𧈧 𧈧 𧈧 蟲 蛆全蟲全
ion¹ kin¹

642 (平18) 隣 隣能解能 家 家左宅左
kâ¹ mie¹ ·a¹

從同音的注字及文海的釋義看，「𠂔 ton¹ 𠂔 kin¹」爲複詞²¹，與「𠂔 mbə² 𠂔 ldu¹」（蛆蟲）同義²²。「𠂔 mie¹ 𠂔 a¹」在掌中珠（216）對譯漢語「家宅」。這兩個詞都是同義複詞。西夏字「𠂔 𠂔」（蛆）及「𠂔 𠂔」（kâ¹ 家）由同義複詞構成，是屬於並列結構。

f. 同心結構，屬性——屬性

1375 (平40) 鍍 恠 鍍 鍍 鍍 大 不小大左

上面的西夏「大」字，乃由「不」、「小」、「大」三個西夏字組成。但分析該字之「直接構成要素」(immediate constituents) 則必須先分爲「不小」與「大」兩個單位，而這兩個單位的結合方式則與上面 e 的方式一樣，是並列的結構，所不同的是：e 是兩個客體的並列，而 f 則爲兩個屬性的並列。

3. 西夏文字的形式結構

研究西夏文字的結構，最基本的工作是先確定其文字成分，看看這些成分究竟是另外一個文字的整體或其一部分，再看這些成分在該字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下試從這觀點把西夏文字的形式結構分成下列十二種類型，並在各類型下各舉一、二個字例，以供參照。在本文中沒提到的例字則在下文中加以說明。

I. 語意與語意的結合： 例字

1. 全形+全形 𧈧 (蟲)
2. 省形+全形 𧈧 (仙)、𧈧 (葱)、𧈧 (解)

20. 索字洛諾夫無此字擬音，我們只知道其聲母爲重唇音，韻母爲ai，因爲此字見於同音重唇音類，小類 142 (84A) 及文海平聲三十八韻，但因其反切上字模糊，又無漢藏對音，無法確知其聲母音值。

21. 涅聶斯克 (Nevskij, 1960: II, 407) 有「𧈧」(kin¹ 蟲)字與「諸」字、「毒」字連用, 作「諸蟲」、「毒蟲」的用例。

22. 同音舌頭音類，小類 17(12B5)「𧈧」注(左)「𧈧」。同音牙音類，小類 52(23B1)「𧈧」注(右)「𧈧」。文海平聲五十四韻「𧈧」下注「𧈧𧈧𧈧𧈧散。𧈧𧈧散。」(𧈧 ton¹ 者𧈧 ton¹ 𧈧 kIn¹ 也。蛆蟲也。) (「蛆蟲」見於珠 173)。

3. 省形+省形 危 (屮) 、 坼 (山) 、 飢 (飢)
4. 省形+省形+省形 涇 (川) 、 𡗗 (大)
5. 省形+省形+省形+省形 海 (海)

II. 語意與語音的結合：

- | | |
|--------------|-----------------|
| 6. 全形+全聲 | 龍 (尿床) |
| 7. 省形+全聲 | 龍 (耳)、龍 (有耳之小石) |
| 8. 全形+省聲 | 龍 (耳) |
| 9. 省形+省聲 | 龍 (眞)、龍 (姓) |
| 10. 省形+省形+省聲 | 龍 (生) |

III. 語音與語音的給合

11. 全聲+省聲 𦍋 𦍌 𦍍 𦍎 𦍇 𦍈 𦍉 𦍊 𦍋 𦍌 𦍍 𦍎 𦍇 𦍈 𦍉 𦍊
12. 省聲+省聲 𦍋 𦍌 𦍍 𦍎 𦍇 𦍈 𦍉 𦍊

〔說明〕 1 至 5 的例字，已見上文各節，茲不重複。

6. 全形十全聲

1581 (平49)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放尿 郭全尿全
kwo¹ kwo¹ nguo² mbiei¹ nguo²

西夏「𩚑𩚑」(kwo¹ 放尿)字，从「𩚑」(mbɛi¹ 尿)，「𩚑」(kwo¹ 郭)聲。

7. 省形十全聲

1120 (平30) 耳 種全耳右

「𧄸」(siw¹ 耳)字，从「𧄸」(niu¹ 耳)省，「𧄸」(sɿw¹ 種)聲。

129 (平3) 玩道 玩甌甌甌 有耳之小石 注音字 全耳中
kiu¹ kiu¹

「玃」(kiu¹)字用於梵文對音，是有音無義的字。「玃」(kiu¹有耳之小石)从「玃」(niu¹耳)省，「玃」(kiu¹)聲。

8. 全形+省聲

2294 (平77)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耳 智左耳全
we¹ we¹

「𣎵」(we¹ 耳)字从「𣎵」(niu¹ 耳)，「𣎵」(we¹ 智)省聲。

9. 省形+省聲

1255 (平34) 𣎵²³ 𣎵 𣎵 𣎵 𣎵 眞 清上金下
ʒei¹ kei¹

「𣎵」(ʒei¹ 眞)字从「𣎵」(sei¹ 清)省，「𣎵」(kei¹ 金)省聲。

10. 省形+省形+省聲

365 (平11)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生 富左人者
mbi¹ mbi¹

「𣎵」(mbi¹ 生)字从「𣎵」(ndziwu¹ 人)省，从「𣎵」(mie² 者)省，「𣎵」(mbi¹ 富)省聲。「𣎵」(mie² 者)字本義爲「人」，故此字之意義結構爲同義並列，客體——客體。

11. 全聲+省聲

「𣎵」字在上聲第十七韻。索孚洛諾夫 (S. 2435) 擬音爲 nda²，這個字是上聲字，現存資料沒有字形結構的解說（參見本文第一章有關文海與文海寶韻的介紹）。同音舌頭音獨字 (19B4) 「𣎵」字下注「𣎵 𣎵」。同音的注字通常是解釋字義，但有極少數解釋字形者，例如「𣎵」字便是由「𣎵」的全字與「𣎵」的左邊構成。這樣的字是由反切的方法所造的字，姑且稱爲「反切字」。

$$\text{𣎵} (\text{ndin}^2) + \text{𣎵} (^2\text{a}) = \text{𣎵} (\text{nda}^2)^{24}$$

23. 「𣎵」字 S. 2087 擬音爲 ʒei，但這是喉音反切第一連鎖的字。我在本期另一篇文章 (Geng 1981: 14) 中主張應擬作 ʒ- 音。

24. 本文中所使用的擬音，如注 4 中所明言，悉依照索孚洛諾夫。筆者的意見則以爲此處應作：

$$\text{𣎵} (\text{din}^2) + \text{𣎵} (^2\text{ya}) = \text{𣎵} (\text{dya}^2)$$

按西夏「𣎵」字在珠 313 用以注漢字「也」音，在珠 145 用以注「葉」音。此外也用於轉寫梵文 vinaya 及 gayā 的最後一個音節 (Nevskij 1960: II, 301)，故應爲 ʒya² 音。西田 1966: II, 379 正作 ʒya。「𣎵」字在居庸關石刻中轉寫梵文 siddhyā 的第二音節 (Nevskij 1960: II, 572)，故應爲 dya 音。西田 1966: II, 374 擬音爲 nia。

501 (平16)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反切 𐰇𐰆 𐰇𐰆
mên¹ mi¹ lèn¹ mi¹ lèn¹

文海這一條字形解說是「反切字」最好的注解。因為用於說明字形的兩個字「𐰇 mi¹ 𐰆 lèn¹」剛好是反切上下字。

同音重唇音獨字 (8B1)「𐰇𐰆」字下的注字也正是這兩個反切上下字。文海對「𐰇𐰆」(mên¹)字的注釋是「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𐰇 mên¹ 者經典中眞言字也)。這是有音無義的字。

12. 省聲+省聲

「𐰇𐰆」(S. 5216 ta²) 見於同音舌頭音獨字 (19B4)，該字下有注字「𐰇𐰆 𐰇𐰆」，也是反切字。

$$\text{𐰇𐰆} (ti^2) + \text{𐰇𐰆} (a^2) = \text{𐰇𐰆} (ta^2)^{25}$$

以上十二類都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字合成，可以稱為「合體字」。與此相對的另一類字是不能再分的獨立的字，可以稱為「獨體字」。屬於這一類的是：

I. 文海與文海雜類以「𐰇𐰆」(減)字解說的字。

2917 (上44)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人 仙之上減

1062 (平30)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𐰇𐰆 小 小之左減

文海與文海雜類經常有以甲字釋乙字，回過來又以乙字釋甲字的情形，例如：𐰇𐰆 (仙)字是由 𐰇𐰆 (山)字的上方與 𐰇𐰆 (人)字的全部構成，而 𐰇𐰆 (人)字又是從 𐰇𐰆 (仙)字減去上方造成。形成這種方式的循環解說主要的原因是：一、由於西夏文字乃同時一起制成，造字時即使有先後的次序，在反覆檢討修改中也把次序紊亂了。二、解說文字採取了以字解字的方式，而以字解字是必然會造成循環解說的結果的。爲了解除這類困難，必須從西夏文字中找出最基本的字形出來，做爲解說其他文字的出發點。這類文字以約定俗成爲其成爲符號的條件，不從其他文字衍生。根據這一點理由，我把西夏字書以「𐰇𐰆」(減)字解說的文字統歸「獨體字」之類，而認爲其造成在先。

25. 應作：𐰇𐰆 (ti²) + 𐰇𐰆 (ya²) = 𐰇𐰆 (tya²)

按「𐰇𐰆」(tya²)字用於轉寫梵文 satya 的第二音節 (Nevskij 1960: II, 294)。西田 (1966: II, 327) 擬音作 tia。

II. 文海與文海雜類雖然未以「𠂔」(減)字解說,但從比較研究可以確知依其體例應以「𠂔」(減)字解說才合理的。

752 (平20)	𠂔 ²⁶	𠂔 𠂔 𠂔 𠂔	來	來下來下
2153 (平69)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來	來上來全
414 (平11)	𠂔 ²⁷	𠂔 𠂔 𠂔 𠂔	舊	舊下置中
3062 (上10)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舊	舊上舊下

上面所舉的例子事實上是互相衝突的解說,因為根據第二與第四條,𠂔(來)字與𠂔(舊)字各已包括了𠂔(來)字與𠂔(舊)字整個字,被包括的只是包括者的一部分,不再有其他的成分,一、三的解說前半部已足,後半部不過是畫蛇添足而已。所以我把這類字也歸到「獨體字」。

III. 第二節所提到的「𠂔」(門)字,無法再分析為更小的單位,也歸在這一類。至於「𠂔」(卷)字及「𠂔」(生)字乃由「𠂔」(釋)及「𠂔」(野)改造而來,就比照該兩字歸類,但前者因屬上聲五十六韻,文海寶韻沒有字形解說,其分類暫時從缺。後者則為會意字(省形+省形)。

以上是筆者對西夏文字分類的初步構想,是否能把全部西夏文字完全處理,須待實際運用後始能確定。

4. 西夏文字的部首問題

部首是表意文字所具有的重要特徵。部首代表人對千差萬殊錯綜複雜的客觀世界的分類。沒有部首也就沒有分類,只有一片混亂。表意文字能成為人類有效運用的表達工具,部首的存在是一個基本原因。西夏文字裏有不少固定的部首,這是從前人的研究可以清楚看到的。但是西夏文字似乎未把部首貫徹施及全體文字。如果我們要把西夏文字以外表的字形為準作一番整理,無可避免的會遭到重大的困難,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西夏文字大量運用省略的字形。一個字形往往省略成種種不同的形體,而同一

26. 「𠂔」(S. 1379 1a 平 20) 字對譯資料譯為「來」(Nevskij 1960: I, 229)。「𠂔」(S. 0740 1d 19 平 69) 與「𠂔」(S. 0772 1a 平 82) 兩字經常連用,對譯資料譯為「來」(參見固音舌齒音類,小類 73, 50B4 與 74, 50B5 及 Nevskij 1960: I, 463, 498)。

27. 「𠂔」(S. 3846 kwi 平 11) 作「舊」解(Nevskij 1960: II, 56)。「𠂔」(S. 4559 1hwi 上 10) Nevskij (1960: I, 262) 引掌中珠對譯「新舊」之「舊」。「𠂔」(S. 4706 ka 上, 56) 俄譯文海譯為「舊」。這些字在西夏語為同義詞。

個形體往往也由不同的文字省略而來。例如「𦍋」(耳)字便有下列五種不同的形式存在。

部首	字例	字形解說	字義
𦍋 (耳)	𦍋	𦍋 we ¹ 从𦍋, 𦍋 we 省聲	耳
	𦍋	𦍋 ngəw ¹ 从𦍋, 从𦍋 (‘iei ² 再), 會意	亂、鬧
	𦍋	𦍋 siwi ¹ 从𦍋省, 𦍋 siwi ¹ 聲	耳
	𦍋	𦍋 ʰu ¹ 从𦍋省, 𦍋 kiu 聲	有耳之小石
	𦍋	𦍋 mbə ¹ 从𦍋省, 从𦍋 (響) 省, 會意	鉞
𦍋	𦍋	𦍋 nin ² (無字形解說)	聞知
	𦍋	𦍋 mi ¹ 从𦍋省, 从𦍋 (知), 會意	聞知
	𦍋	𦍋 mjo ¹ 从𦍋省, 从𦍋 (聽), 會意	聞

就以最後一個「𦍋」來說, 它不但是「耳」字的省形, 還可以是「眞」字的省形, 「廣」字的省形, 「酬」字的省形……

部首	字例	字形解說
𦍋	𦍋 sei	𦍋 𦍋 𦍋 眞上算全 从眞省, 𦍋 sei 聲
	𦍋 khəi	𦍋 𦍋 𦍋 廣上濶全 从廣省, 从𦍋 (濶)
	𦍋 tshəi	𦍋 𦍋 𦍋 酬上財全 从酬省, 从𦍋 (財)

(上面三個字依次爲「清」, 「擴大、增加」、「財」。最後一個字是漢語借詞)

在這種情形下, 如果以外表的字形爲部首, 在同一字形下可能出現各類意義全然不相干的字, 而意義相關的字也會分居各種字形下。如此一來, 設立部首的意義便會完全消失。

文字的部首是屬於字形上的範疇, 其分類自應以字形爲依據, 但我們在西夏文裏看到的「𦍋, 𦍋, 𦍋, 𦍋」等不同的字形, 只是呈現於表面的形體, 其背後還有一個基本的形體。各種不同的表面形體, 都是由此一基本形體而來。西夏文字的部首若以此基本形體爲中心來分類, 上面所提到的困難便可以排除, 一貫的分類也可以達成。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部首的確立與根據部首的文字分類，其目的在探求文字結構的原理，而與字典編纂工作無關。字典的編纂以實用為目的，自應以固定位置固定形體為標準去編，這樣才能容易檢出所要查看的文字。

四、結 語

西夏文字的研究經中外學者共同的努力已有豐碩的成果。但對於部首的問題似乎尚無滿意的解決。柯察諾夫 (kyčanov 1964) 所確立的部首才只有六十八種，而索孚洛諾夫 (Sofronov 1968) 認為六十八種雖不是全部，但此外能再發現的已不會太多。西田龍雄 (1966) 雖然舉了一百六十三個部首，但也只不過佔他所抽出的三百四十八種文字要素的一半還不到，而其中還有相當數目不可靠的。筆者以為這種問題是由於西夏文字大量利用省文，以及省文方式不固定所引起，因此提議在西夏文字中分別基本字形與省略字形，並以基本字形為定部首的標準。

西夏文字中會意字相當多，而會意的方式也很複雜。筆者以為研究會意的各種方式應該成為研究西夏文字的重要課題，提議以意義結構為研究的中心，藉意義結構的描寫，把字形與字義結合起來。

為了達成上面兩種目標，筆者把西夏文字分為「獨體字」與「合體字」兩大類，在合體字下又依據文字成分中有無聲符，文字成分的單位數目及各單位是否單獨成字為依據分成十二小類。

今後的研究工作是根據西夏字書的文字解說，把西夏文字按上面的分類加以整理。由此了解西夏文省文省聲的情況，再把這種結果應用到沒有文字解說的上聲字上面去，完成對西夏文字全體的整理工作。這種整理工作是研究西夏文字意義結構及諧聲關係的基礎。只有當西夏文字的意義結構及諧聲關係完全清楚，我們才算了解西夏文字的結構。

引 用 書 目

Bushell, S. W.

1895. The Hsi-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Script.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 A. S. new series vol.
XXX (原文未見)。

鄭紹宗，王靜如

1977. “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學報 1977: 133-141.
Gong, Hwang-cherng

1981. “Voiced 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BIHP* 52.

橋本萬太郎

- 1963a. “西夏國書字典同音の同居韻”，言語研究 43: 34-49.
1963b. “タンゲート語（西夏語）の‘韻’の組織について”，東方學 25: 83-105.
Ivanov, A.

1909. “Zur Kenntniss der Hsi-Hsia-Sprache.” *Izvestija Imperatorskoj Akademii Nauk* (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 - Péters-bourg) 1221-1233.

伊鳳閣 (Ivanov)

1923. “西夏國書說”，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675-686.
Keping, K. B., V. S. Kolokolov, E. I. Kyčanov, and A. P. Terent'ev-Katanskij
1969. *More Pis'men* (文海)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骨勒茂才

1190. 番漢合時掌中珠，羅福成 1924 手抄本，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Kyčanov, E. I.
1964. “K Izučeniju Struktury Tangutskoj Pis'mennosti” *Kratkie Soobščeniya Instituta Narodov Azii* No. 68: 126-150.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Laufer, B.
1916.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onology” *T'oung-Pao* Vol. 17: 1-126.

劉楚人署

1132. 西夏國書字典音同一卷，羅福成 1935 手抄本，旅順：庫籍整理處印。

羅福成

1914. “西夏國書略說”，待時軒叢刊 5，上海 1937。

羅福成

1915. 西夏國書類編，東山學社油印本。

1932. “文海雜類”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89-104.

Morisse, M. G.

1904. “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Extrait des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I^{re} Série, Tome XI, II^e Partie. 313-379.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中島敏

1936. “西夏に於ける政局の推移と文化”，東方學報東京 6 冊，pp. 713-742.

聶斯克

1932. “西夏語研究小史”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pp. 389-403.

Nevsky, Nicholas

1928. “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 狩野教授還曆記念支那學論叢，pp. 27-41. 京都：弘文堂書房。

Nevskij, N. A.

1960. *Tangutskaja Filologija, Issledovanija i Slovar'*.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Vostočnoj Literatury.

西田龍雄

1956. “西夏語音再構成の方法”，言語研究 31: 67-71.

1961. “西夏語と西夏文字”，「中央アジア古代語文獻」別冊，西域文化研究第四，391-462，京都：法藏館。

- 1964, 1966. 西夏語の研究，第一卷 1964，第二卷 1966，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Sofronov, M. V. and E. I. Kyčanov

1964. *Issledovanija po Fonetike Tangutskogo Jazyka*.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Sofronov, M. V.

1968. *Grammatika Tangutskogo Jazyka*,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THE STRUCTURE OF TANGUT CHARACTERS

(Abstract)

Hwang-cherng Gong

The Tangut dictionaries "Ocean of Characters" and "Ocean of characters, Mixed Classes" divide characters into their component parts without indicating their functions. However,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is essential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a character, we can not decide whether it is a phonetic compound (形聲字) or a semantic compound (會意字).

As Tangut characters make extensive use of semantic compounds, the study of the types of compound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understanding Tangut script. It i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semantic structure that the graphic structure can be linked with the meaning of word.

The component parts of a character are mostly abbreviated forms of other characters. Since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abbrevi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radicals becomes extremely difficult.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a distinction be made between full forms and abbreviated forms and that the former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classification.

For the above-mentioned purposes all Tangut character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imple characters and compound characters. The latter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elve subgroup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 contain phonetics or not, whether their components are abbreviated forms or not, how many components a character is composed of, and so on.